

小小的老師

與在中學教書的師兄道別後，我踏上巴士，搖搖晃晃地走去上層，過幾站就下車，20分鐘之後，我不再是大學生的身分，而是以老師的身分重拾中學的課程，面對我小小的學生。20分鐘之前，我和他們還在餐桌上談最近寫的東西。他說現在還未修讀完教育文憑，不是正職老師，學校有很多雜務之類的事情，比如監考、出通告、製作海報，全都塞給他做。我問他是不是很忙碌，他說其實尚算清閒，這些雜務不算複雜，很快就完成，他現在只是教一個寫作班。

下了車，走入一棟瀟灑梔子花清香的住宅大廈，來了十次，保安還是認不出我，用平板的語氣問我幾多樓邊個單位。在電梯間的短短十秒，我跟玻璃鏡中眼神呆滯的自己對視，腦海一片空白。走入學生家門後，我已經可以隔著口罩抿出一個溫和的微笑，眼神鎮定地走向座位。先是一陣閑聊，再轉入正題：最近有沒有測驗？要考試？什麼時候？原來不急的，好，今堂你想做什麼？Kelly是個文靜的女孩，她沒有說話，用雙手執著一張紙遞給我，原來她把上一堂我要她下課後讀的那一首《夢遊天姥吟留別》抄了下來。她寫得一手秀麗的字，一筆一劃很清楚，有些字連了筆，很是飄逸，在欣賞的我差點跟著「飄」起來，隨著李白「一夜飛度鏡湖月」。我問她為什麼特意抄在紙上，她說看著看著就想抄下，我點點頭，然後以遇上知音的心情解釋整首詩歌給她聽。那天之後的某一天，Kelly的媽媽對我說，女兒最近跟爸爸說她喜歡上了唐詩，覺得唐詩很有趣，很好玩。這句話我一直都記著。

遇上投緣的學生不容易，我對學生總是感到愧疚。因為我的情緒飄忽不定，做很多事情都憑一時興起，待情緒高漲了才去做。所以剛開始上課前，我會認真地備課，因為滿懷熱情；漸漸地補課的日子一久，加上作業、活動等雜務，我就失卻了備課的習慣，上課時想到哪裡，就講到哪裡。慶幸學生包容我這個「擺爛」的老師，願意傾聽我有時不知飄離到何處的話題。做學生的我，很怕遇上死板的老師，他不說笑話、不說感悟，只是生硬地講內容重點，他使學生傾倒——倒在桌上睡。但我知道，光有幽默感和感悟是不夠的，這背後需要深厚的知識和敏銳的洞察力支撐。所謂「靜水深流」，一塊湖面，波平如鏡，一望無際，底下蘊藏多少洶湧的水流，你無法一眼看穿。平靜、放鬆的前提是儲備和累積，否則被環境改變，如同小溪的流勢被山形隨意改變，大海、湖泊則不會。想起爵士樂也是同樣原理吧，爵士樂帶著輕鬆的氛圍，但

它不簡單，跳躍的節奏、細膩的旋律背後，是歌手、鋼琴家、小號演奏家、貝斯手、鼓手長時間訓練的功底。

儘管我只是一個小小的補習老師，這份愧疚心一直提醒我把學業的根基打牢固，以及多寫作，知識是永遠都不夠用的。除此之外，我發現，培養對身邊人的洞察力也很重要，老師是對著人的職業，了解人的所思所想，才能用自己的識見影響對方。

「洞察」不同於「觀察」，觀察是靜態的，你閉上嘴，保持距離，用一雙冷眼觀看眾生相，分析他們的行為，在心底默默下結論，這是自給自足的活動。就像打壁球，你以對別人的印象，撞擊既有思維的牆壁，回彈給你的，只有對別人片面的認識。洞察是需要通過親身跟人相處，才能發掘出一個真實的人。所以我喜歡問學生問題，洞察出每個人的個性，像打網球般，有來有回，擲地有聲。正常應是反轉——學生問問題，我做老師的去「解惑」。但是大多數香港中學生都不問問題，便只好由我做這件事，去主動發現他們的疑惑，再作解答。我發現他們其實是喜歡別人問他們問題的，我的問題，他們總是認真思考過後才回答。他們願意思考，在這個混沌的年紀，每個人總想抓住一些東西，這些東西不寫在參考答案裡。

於是我成了一個小小的蘇格拉底，抓住我的學生，拷問他們的靈魂深處。問他們：你對這篇文章有什麼看法？為什麼你有這種感受？你覺得這個作家怎樣？在我「循循善誘」下，他們現在不待我發問，讀完一篇文章，就自動自覺地發表議論。關於劉以鬯：這個人寫的內容很日常啊，我也可以寫（希望他之後會寫點東西）；關於魯迅：寫的是白話文，為什麼比文言文更難懂？關於陶淵明：不為五斗米折腰，因為他家裡「有米」，嘖！就這樣在一問一答中，他們有那麼一些時候，不把閱讀理解當成一項取分任務，而是跟陌生人交流的一個機會。我充當古今作家的代言人，與他們的思想碰撞，有時擦出火花，有時是無聲的沉思，這些都是真誠的感受。這些感受像擲向山谷的聲音，將來有一天在他們人生的某個十字路口上，於上空迴蕩、盤旋。

教了 Kelly 五個月，在疫情很嚴重的那段時候，為了家人著想，我停了所有補習的課，不去任何人家裡。然後有一天，當我想找 Kelly 媽媽確定上課日子時，卻再也等不到她的回覆。社會有形形色色的人，他們的思想不如一篇文章般清澈見底，也容不下真誠交流的可能。現在我偶爾想起 Kelly，想起她那一手秀麗的字跡，想象她抄寫《夢遊天姥吟留別》時的心情，便感到一汪清澈的涼水在浸潤著心頭。我和師兄還有聯絡，以後還一起參加文學活動，只是每當他提及在中學教書的事，臉上總是寫滿被抽空了的疲倦。他知道我不想再在學校當老師，也許因為如此，他才向我大吐苦水。教一

個班的學生，與一對一地教，是截然不同的話題，所以我也不便向他傾訴我那作為小小的老師的，一些如同爵士樂曲般，即興的感受和瑣碎的幸福。

2074 字